

從一碗麻薏湯開始： 《臺灣漫遊錄》如何把臺灣 的滋味端上世界的餐桌？ ——有些滋味，不能只靠字典翻譯

成大創產所\吳秉真

《臺灣漫遊錄》得到國際布克獎那天，我的社群幾乎被臺灣文學、翻譯、飲食與「說故事」洗版。

那種感覺其實滿奇妙的。一方面很開心，覺得臺灣文學終於被更多人看見；另一方面，也突然想到自己和故事的關係。

在我開始為創意產業、藝術與文化工作者擔任口譯之前，我是外文系的學生；而在那之前的之前，我是小時候家裡沒有第四台、休閒娛樂除了在外面抓蟲爬樹之外就是看書的庄腳兒童。國小一年級跟家人去書局時，我選了《納尼亞傳奇》的第一集。那時候連主角的名字「狄哥里」都在腦中唸成「秋哥里」（現在想想也滿合理，長得滿像的），但還是糊裡糊塗地看完了，然後很喜歡，接著買了全套，在七冊書背貼上我的銀色楷體姓名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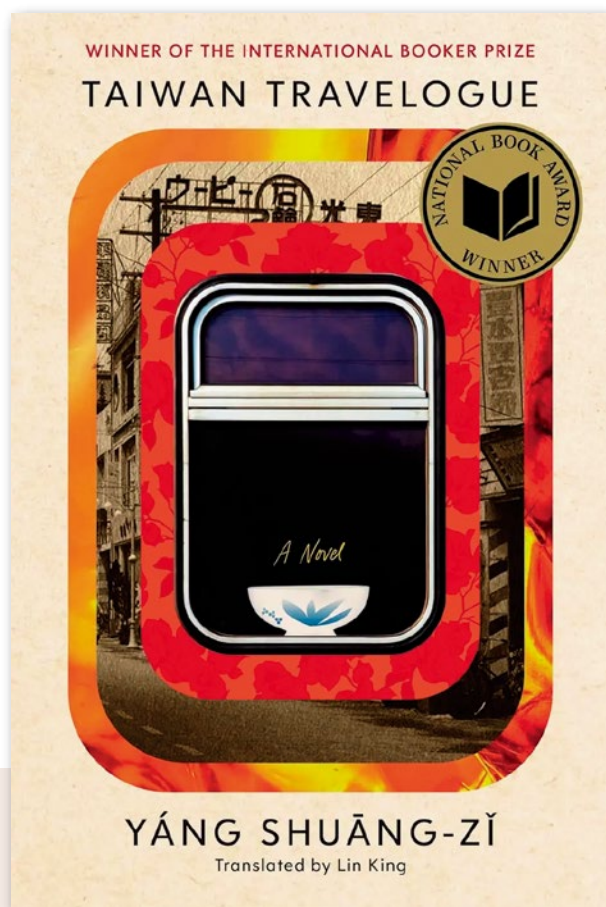
從那之後，我好像很長一段時間都把故事當水喝。成語故事、鄉野奇談、各地神話、世界經典文學，基本上只要有字的東西都看，連閱讀測驗都讀得很開心。後來我才慢慢發現，那些從小讀過的字詞、句子、譯名與原文，並沒有離開我，而是變成我理

解世界、翻譯、和不同背景的人對話時，會無意間拿出來用的東西。

也因此，當大家說《臺灣漫遊錄》讓世界看見臺灣時，我腦中湧現的不只是「太好了，我們被看見了」而已，同時心裡也有聲音像微微準備要滾的水開始浮現：世界看見的是什麼？而我們自己準備好怎麼讀這本書、怎麼說臺灣了嗎？

「國際布克獎」本身並不一定是眾所皆知的獎項，再加上臺灣文學、日治時期、翻譯、殖民、後設小說這些關鍵字疊在一起，好像還沒翻開書，就已經先被期末報告（或是文學院的申論題）的陰影籠罩。

但《臺灣漫遊錄》其實不是一本拒人於外的書。它雖不至於輕薄短小，但它是一本讓人順順讀下去，讀到覺得「哇，餓了」的書。不只如此，它藏在流暢的敘事之下的還有更多：有時候閱讀時會覺得自己跟著到訪台灣的日本暢銷作家青山千鶴子與她口中美麗婉約又精通廚藝的台灣通譯王千鶴吃吃喝喝，走著走著，才發現原來每一道菜都在不同餐桌上，把我們帶到超越時空與文化的地方。



如果還沒讀過《臺灣漫遊錄》也沒關係，也許可以先從三個入口開始：一碗麻蕙湯、一位通譯，還有一場令人餘韻猶存的道歉。

真的看到肚子餓

《臺灣漫遊錄》的亮點之一就是食物。十二章以不同食物作為篇章核心，讀起來像是一場日治時期的臺灣飲食旅行。但如果只把它當成美食小說也是稍嫌可惜，食物太重要了，它們不只是讓人垂涎三四五尺、令人飽腹，更是各種層面的鑰匙，打開人物的身世、階級與歷史。

所以讀《臺灣漫遊錄》的食物，除了問「這是什麼料理」，也不禁讓人再多想想：它由誰端出來？誰有資格吃？背後有哪些故事？甚至——這道食物背後有哪些「不得不」？

麻蕙湯是我心目中的其中一個代表。

身為高雄人，我是一輩子還沒有吃過麻蕙湯，但在我的想像中，它不是那種一出場就自帶主角光環的食物。它被描繪得又苦又麻煩，明顯帶著「你確定要喝嗎」的疑問。但也正因為如此，它某種程度上代表著王千鶴。

在小說裡，麻蕙湯一開始被提及時，並不是出自青山千鶴子那看起來永無止盡的美食清單，而是他在喫茶店裡聽見有人說王千鶴是「喝XXX長大的人」。青山千鶴子不知道XXX這三個「臺灣話」是什麼，但感受到那不是一句正面的論述。後來追問王千鶴，才慢慢知道麻蕙湯與王千鶴的出身有關。

博學多聞的青山千鶴子知道麻蕙是黃麻的副產品，代表窮苦農家的階級。它不是被珍重栽種的主角，而是伴隨其他用途的產物。也因此，麻蕙湯在小說裡不只是地方飲食，也帶出了王千鶴身世的隱喻。

王千鶴是妾生女，在家族秩序中並不被放在中心的位置。她受教育、學日語、成為通譯，能夠優雅地出入青山千鶴子所在的場合，但這些「加工」並不會讓她原本的出身印記就此消失。

麻蕙湯的製作很繁複。它需要挑選嫩葉、反覆揉洗、去除苦味，才能成為可以入口的湯。這讓人聯想到王千鶴的處境：她不是一開始就被允許「上桌」的人，而是經過教育、語言、禮儀與家庭安排之後，被塑造成可以進入某些場域的人。

可是，即使經過再多處理，麻蕙湯仍然是苦的。

這是《臺灣漫遊錄》讓我看見細膩的地方。在這個故事中，王千鶴並不是一個單純「翻身成功」的人，麻蕙湯也沒有因此變成勵志的象徵。反而，作者讓我們看見：有些苦味不是千錘百鍊之後就會消失的，有些人即使學會了權力的語言，仍然不一定能因此真正變成權力的一部分。並且，這或許也並不是人人都追求的「成功」。

在這裡，難以翻譯的不只是把「麻蕒湯」三個字翻譯成 Muâ-Inn-Thng 或 Jute Soup，而是這碗湯如何同時承裝了苦味、階級、殖民經濟與王千鶴不願輕易說出的身世。除了字典上的形音義，文字的韻味能夠被翻譯到什麼程度，好像也是身為翻譯者容易細細品味的事。麻蕒湯這道菜在文字的反覆搓揉當中，揭露了王千鶴作為一個「人」被遮蔽的生命與聲音。

翻譯者不是透明玻璃

王千鶴是通譯，從一開始登場介紹怎麼吃瓜子開始，她就是開始擔任不可或缺的橋樑、是「幫忙溝通的人」。而我在《臺灣漫遊錄》看到另外一個細膩的地方，就是作者沒有把翻譯者寫成一尊很會講話的機器。

王千鶴在不同文化框架下往往知道話該怎麼說，也知道哪些不能說。她似乎也很清楚地定位：帶領青山千鶴子進入臺灣，不代表她自己能夠、或是期待被青山千鶴子真正理解。

這一點也是意外與我的翻譯角色有對話的地方：擔任翻譯，尤其口譯時，我常常覺得，翻譯不是把兩種語言接起來而已，而是在判斷一個脈絡要怎麼被帶到另一群人面前。哪些地方需要解釋？哪些地方不應該解釋得太滿？哪些話語看似只是禮貌，背後卻有階級、身份、歷史或情感的重量？以及，我有什麼資格站在這個位置上？

翻譯者不是透明玻璃。更準確地說，翻譯者常常是最早承受兩邊期望的人，而期望是一份重量。翻譯不一定是讓兩邊毫無阻礙地看見彼此，而是站在中間，承受誤解、期待與權力差距的角色。

王千鶴正是這樣的角色。她是臺灣人、女性、妾生女，也是受過日本教育、能夠擔任日本作家通譯的

人。她站在語言之間，也站在權力之間。她能靠近青山千鶴子所在的世界，卻不等於她與青山千鶴子真的平等。

這也是為什麼王千鶴的沉默是小說中的巨響。

她不說，不只是因為神秘，也不是因為沒有感受。有時候，不說是一種防衛，是不對等關係裡保留自己的方式。她不是沒有聲音，而是她很清楚，在不對等的位置裡，有些話說出口並不會讓她更自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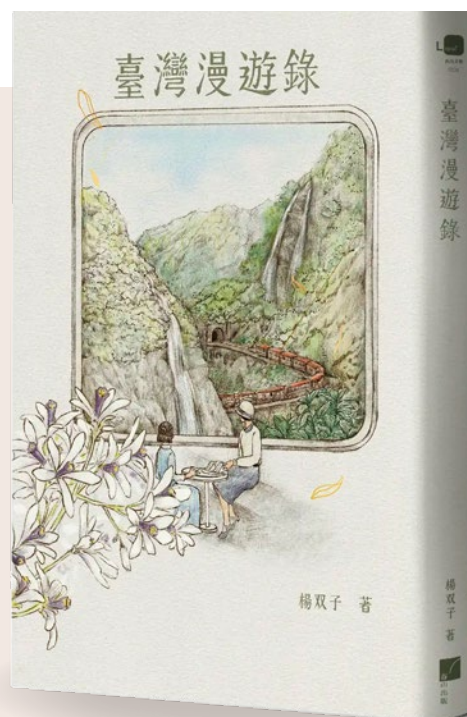
青山千鶴子一直想知道王千鶴在想什麼，想靠近她，想理解她。但理解不是單方面想要就能完成的。尤其當一個人擁有更多發問的權利、更多書寫的權利、更多把對方變成故事的權利時，「我很在意妳」也可能變成一種壓力。

這也是《臺灣漫遊錄》裡呈現殖民關係下對庶民生活的影響。它不是簡單地說殖民者沒有感情，也不是天真地說真心可以跨越一切。青山千鶴子與王千鶴之間或許有真實的情感，但真實不代表平等。情感可能是真的，權力也可能同時是真的。兩者並不會互相抵銷。

《臺灣漫遊錄》沒有急著把愛寫成救贖，也沒有把權力寫成可以抹掉所有真實情感的東西。它讓兩件事同時存在，所以才更接近現實，同時也更奇幻。

王千鶴讓青山千鶴子進入臺灣，卻不等於她自己也能被青山千鶴子理解。這正是翻譯者最矛盾的位置：她替他人打開一個世界，卻可能仍然被關在自己的沉默裡。

有趣的是，這點在英文譯者金翎選擇讓譯者被看見時，彷彿成了跨越時代的另外一場譯者之間的角色變化與對話。



甜蜜，但餘韻一言難盡的「和解」

我一開始看到〈蜜豆冰〉，其實好想安心收下那個甜甜的結尾。畢竟讀者也是人，我們都希望故事裡的人可以好好說開、好好和解，最好再一起吃點什麼好吃的小東西。

但《臺灣漫遊錄》沒有那麼輕易放過我們。

第十二章〈蜜豆冰〉看似是一場和解。青山千鶴子似乎終於意識到自己的盲點，也試著向王千鶴道歉。可是，當我們回頭看小說的序言、後記與整體形式，就會發現這一章不一定可以如此簡單地當成「真實發生過的美好結局」。

有一種解讀是：這是青山千鶴子多年後補寫出來的「結局」。也就是說，在第十二章裡回應青山、接受或不接受道歉的王千鶴，並不一定是真正的王千鶴，而是青山千鶴子筆下的王千鶴。

這就讓整件事的餘韻長出不同滋味。

青山千鶴子也許真的想道歉，也許真的意識到自己曾經用自以為是的善意傷害了王千鶴。可是，她仍然透過自己的小說，安排了一個「王千鶴」來回應她。她想把和解的權利交給對方，卻又在文字裡替對方完成了回應；看似把原諒交給對方，卻也可能在敘事裡替對方完成了回答。

美島先生說的：「這個世間，再也沒有比自以為是的善意更難拒絕的燙手山芋了。」這句話不只讓青山千鶴子啞口無言，也常常在午夜夢迴時出現在我腦中。

在這裡，甜蜜背後的疑問不只是對青山千鶴子的悔意，同時也是對著敘事的倫理：當我終於知道自己傷害了你，我能不能替你寫出原諒？

這一點不只適用於小說，也適用於各種「轉譯」的時刻。當我們想介紹一個地方、介紹一段歷史、介紹某個群體的經驗時，放在心上戒慎恐懼的，有時候不是理解得太少，而是以為自己已經理解得足夠多，甚至可以替對方發言。

所以，〈蜜豆冰〉在我心目中，不只是一個「可能的圓滿結局」，也像是一個被刻意凸顯的問題：如果一段關係從一開始就不平等，那麼道歉之後，真的能和解嗎？如果對方沒有親口說出原諒，那麼被寫出來的原諒意義為何？

這些問題沒有簡單答案。也正因為無法一言以蔽之，這本書才不只是一本美麗的旅行小說或愛情小說。它讓讀者有機會可以同時承認情感，也承認權力；承認靠近，也承認有些距離不能被輕易跨過。

說故事與翻譯的困難之處不見得是看見、理解對方，而是看見自己的理解不能替對方完成這個故事。

臺灣被看見之後，怎麼不被說得太簡單？

《臺灣漫遊錄》的英譯本 *Taiwan Travelogue* 讓更多國際讀者讀到臺灣，這當然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譯者金翎在得獎感言中提到，她希望把來自臺灣的各種聲音帶入英語世界，使臺灣文學不能被簡化成單一整體，而是充滿矛盾與不羈的眾聲喧譁。

我很喜歡這個說法。

因為翻譯臺灣文學，不只是替臺灣找出一個最容易被世界接受的形象。不只是把臺灣說成一個友善、好吃、民主、科技發達、像動物森友會一樣的小島。這些都是真的，但如果只剩這些，臺灣就會變得太容易「以為被理解」。

身在臺南、身在成大，我們很常遇到「說臺灣」的時刻。交換學生、國際朋友、地方專案、文化交流，甚至只是日常聊天，都可能變成一次小小的文化轉譯。我們可能從小吃、古蹟、夜市、民主、科技、人情味開始說起。這些入口都很好，也都必要。可是《臺灣漫遊錄》提醒我，臺灣不只有好入口的那一面。它也有苦味、沉默、矛盾、殖民記憶、階級傷痕，以及很多還沒被好好說完的故事。

對我來說，這也是創意產業設計與文化轉譯困難的地方。文化轉譯不是把地方包裝得更好看、更好懂、更適合輸出而已；而是，我們可以如何設計一條入口，讓不同背景的人願意走進一個地方的複雜，而不是只消費它最漂亮、最容易拍照上傳社群、最容易被理解的那一面。

換成設計的語言來說，《臺灣漫遊錄》為讀者安排了一場旅程。它先用食物降低距離，讓讀者願意跟著走；再透過王千鶴的沉默與青山千鶴子的解讀與誤讀，逐漸揭露親近中的權力不對等；最後又用序跋與第十二章的不穩定，提醒我們不要片面決定「一個圓滿結局」。

這不是把複雜性藏起來，而是設計一條路，讓讀者一步一步走進複雜。這也是為什麼我覺得，臺灣故事走向世界，不是把臺灣說得越簡單越好，而是要設計一條讓人能夠進入複雜性的路，同時保留那些不應被過度解釋的沉默。

同時，我也提醒自己，臺灣不是被說出去就會自然被理解。它會在不同語言、媒體與讀者之間被重新解讀，也可能被簡化。因此，也許好的轉譯不是把一切變得透明，而是讓讀者知道：自己正在進入一個不完全屬於自己的地方，因此需要慢一點、仔細一點，帶著探索與開放的心開始這場漫遊。

從一碗苦湯開始，繼續說故事

我一直認為，人是靠故事建立自己的宇宙。書本、詩歌、翻譯，以及各種口耳相傳，都讓我們看見另一種生活樣貌的可能，也讓彼此的宇宙產生連結與擴增。

《臺灣漫遊錄》讓世界讀見臺灣，也讓我重新想起文學的力量。像楊双子的得獎感言所說，文學可以安靜，可以緩慢，但仍然堅定。它可以從一碗苦湯開始，把被壓低的主體放回故事中央。

它讓王千鶴不只是通譯，讓麻薏湯不只是食物，讓道歉不只是道歉，也讓臺灣不只是被觀看的地方，而是一個能夠說出自己、保留沉默、拒絕被簡化的主體。

所以，也許我們讀這本書，不只是參與一場世界的文學盛會，同時也是練習如何讀臺灣、說臺灣，並且保有臺灣的深度、曖昧與不容易被說完的部分。

從一碗麻薏湯開始，我新認識的滋味是：轉譯不一定是讓世界立刻看懂臺灣，而是讓更多人願意慢慢走進臺灣。

然後，繼續說故事。繼續建立一個不把臺灣簡化的宇宙：在那裡，苦味可以被留下，沉默可以被傾聽，而臺灣不必先變得好懂，才值得被閱讀。

關於作者

吳秉真，以台灣文學系進入成大，從外國語文學系、創意產業設計研究所畢業。一路在故事、語言與文化轉譯之間與世界互動。現於成大創產所從事創意產業相關研究，也以翻譯、口譯與文化專案工作，持續思考臺灣的滋味如何被端上不同語言與受眾的餐桌。